

# RAIDER

雷敦·阿尔坎恩 著  
林梦之 译

Copyright © 2023 by Radn Arcane  
All rights reserved.

# 目录

第一章: 秘密 .....	1
第二章: 幕后 .....	24
第三章: 启示 .....	46
第四章: 告别过去 .....	63
第五章: 踏入火线 .....	83
第六章: 只为彼此 .....	103
第七章: 冲破黑暗 .....	132
第八章: 后果 .....	177
第九章: 重装上阵 .....	205
第十章: 无条件的爱 .....	236

# 第一章：秘密

2056年

日本东京的一个寒夜，骇人的雷雨正倾倒在座座繁华都市之中。超过百层的摩天大厦；被LED灯环绕的巨幅广告牌映射出微妙的全息图；小彩灯点缀了路牌与白色街道。满载乘客的天车凌驾于整座城市之上，仿佛过山车般穿梭滑翔于楼宇之间。主街道的外车道上，连接着十节车厢的公共汽车同样挤满了乘客。

数不清的巡查直升机在道路两侧嗡嗡作响，红蓝警灯交相辉映，游弋于街灯之上，监察着繁复的路况。半数巡查机亮着LED灯，以电力驱动；半数烧混合汽柴油。许多机身都印有如纹身般的印花。多数巡查机无人驾驶，驾驶员们不时偷闲。电动自行车，踏板车，滑轮和滑板与各样车辆并驾齐驱，有些以50公里的最高时速疾行于市中心，大部分则缓慢而慵懒，徘徊于公路，自行车道，小巷和人行道之间。路边被各式车辆塞得满满当当，水泄不通。

流浪者们闲散漫步，游走于工作的人群中。几乎每个人都戴着面部饰品：口罩，护目镜，各种各样的帽子，无线耳机，耳罩。有些甚至戴着定制的机车头盔。

港口周边的区域已被淹没。巨大的混凝土防风屏苟延残喘地抵御着能够轻易冲毁整片海滨与城镇的巨澜。与此同时，上百个工人正在修建着更多抵挡海浪的堤坝。很多防风屏都改建成了水力发电机用于引流。周边有着防洪坝的住户也都被洪水围堵。路灯，树冠，楼顶隐约露出水面，星星点点散布在一片混沌的洪水中。

城镇中的医疗区域支起了临时帐篷，安置着流浪者和受灾家庭。医疗队似乎已经驻扎于城外很久了，泥沙和涂鸦布满了他们的白帐篷。

几个小时过去，车流逐渐缓了下来。一个敏锐的路人听到了公路赛车的幽幽嘶吼。一辆酒红色美式肌肉车冲在第一位，车牌上标注

着“里特洛”。在车流中不断丝滑漂移，里特洛一直保持着领先的位置。每辆赛车各不相同，车牌上都标注了各自的名字。

### 公路车赛

第一名: 里特洛

第二名: 维达尔

第三名: 狂攻

第四名: 冥王

第五名: 海王

第六名: 克洛诺斯

公路赛使用的都是改装跑车，各自配有私密武器，融合了竞速与对战。最常见的是配置于车头和车尾的枪械：近程的散弹枪，中程的机枪，远程的步枪。所有的枪械都只能上下瞄准，隐藏在自动开合的隔层内。枪械的升降由滑轮控制，滑轮则由自身的旋转动能供能。这组装置能够开启隔层的挡板使用内部的枪械。为了不引人注目，所有的赛车都不亮灯，在黑暗中给人以巨大的惊喜。

加固的轮辋保护着赛车轮胎不被子弹射穿。子弹同样难以射穿赛车的防弹玻璃窗，不过也不是毫无可能。维达尔的挡风玻璃已经被射中，完全裂开了。

赛车的轰鸣隐匿了盘旋于街灯上方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属于各位车手，嗖嗖穿行，捕捉赛况。有些无人机已经跟不上赛车的惊人速度。落后的无人机被撤回，一批新的无人机被安置在了前方，准备出发。

车内，里特洛身着赛车服，戴着一顶定制头盔。里特洛的车内犹如航天飞机内部，监视仪，各种按钮旋钮，开关，仪表盘，操纵杆，应有尽有。维达尔射出的子弹在里特洛的车尾被一一弹开，砰砰作响。他的挡风玻璃是一整块透明的LED显示屏，展示着所有器械和武器的情况：速度，电量，燃料量，备件量，油量，压缩泵压力，引擎温度等等。同时还有武器库存，标注了他的弹药储备。因为车内空间受限，车手们能够携带的弹药也十分有限。

里特洛的机枪只有两百多发子弹，每支步枪能连射五十轮。散弹枪每管十五发子弹。聪明高效地利用弹药显得尤为重要。

里特洛的仪表盘中心有一个摄像头，记录着他作为车手的第一视角。驾驶位的遮阳板是一个小小的监视器，展示着后视影像。在转向和变速的同时，里特洛需要做出很多调整，例如选择想要使用的武器。倏忽间，维达尔的几发子弹射穿了里特洛的车尾。车尾裂开了一个小缺口。紧接着，枪林弹雨撕裂了驾驶座。里特洛的右肩中弹。他痛苦地嘶吼着，但依旧保持在第一的位置。

\*\*\*

东京郊区，一个被太阳能板所覆盖的城镇，已经被水淹没了一半。临近海岸的街灯，树冠和房顶隐约戳出水面。巡查机沿着预设的路线在空中盘旋。医疗区和灾民的临时住房散落在这片被洪水淹没的荒凉之地。

二十二岁的大湖夜雨骑着她的哑光黑混合动力杜卡迪V2机车飞驰在城郊的公路上，车牌上标注着“薇尔莉特”。她身着全黑皮革机车服，头盔上配有紫外线遮阳板，及肩的黑色马尾辫在风雨中翻飞。薇尔莉特的油箱，引擎盖和车把都装有LED灯，散发出淡淡的紫光。

夜雨的头盔内部同样漆成了紫色，展示着各类数据：速度，机车液压，骑手心率，路标，行人和车辆识别，以及导航系统。头盔内回响着喧闹的80年代摇滚歌曲，与此同时薇尔莉特一声不响地在城中疾行。几个街区以后，夜雨缓缓停在了大湖家门前。

“大湖家已到达。”薇尔莉特指示道。薇尔莉特的语音是一个女性声音。停车后，夜雨立即翻身下车。“启动安全模式。再见，夜雨。”

大湖家是一幢普通的二层四室房屋，丝毫没有受到洪水的影响。夜雨脱下了她的皮夹克系在腰间，露出贴身的白T恤。她摘下头盔。她的头盔像书本般从中间打开，由一条铰链从内部相连接。夜雨是个英姿飒爽的日本姑娘。不施粉黛的她眉毛浓密，遗传了父亲的美人尖。站在家门前，她敲了敲门。

几秒钟后，她的父亲大湖川进开了门。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日本男人，裹着肮脏的工作服，油腻的黑发向后梳。他戴着一副小眼镜，自始至终一脸冷漠。即使很为难，夜雨还是极力尝试与父亲对视。

“嘿。”她喃喃道。

\*\*\*

有些赛车车手拥有别人没有的特别武器。

- 第一名: 里特洛
- 第二名: 维达尔
- 第三名: 狂攻
- 第四名: 冥王
- 第五名: 海王
- 第六名: 克洛诺斯

毫无征兆的，维达尔使用了车前灯处的双重火焰喷射器。两把小型机枪也同时在火焰间射击。火焰窜到了几乎两辆车的长度，险些燃着了里特洛的保险杠。里特洛架起了车尾的机枪反击，同时打开了后备箱，发射出尖锐的盘状刀片。刀片像飞盘一般向后飞去，许多重叠在一起，在重力的作用下扎进了后备箱处的弹簧发射器。大部分刀片都与维达尔擦身而过，飞向了其他赛车。但其中一个射中了维达尔的火焰喷射器枪管，火焰呈四十五度角倾斜喷射，劈啪作响。

维达尔和海王的后备箱自动开启。后备箱里的管状发射器发射出几个易拉罐大小，形似火箭的无人机：神风风筝。它们被栓绳聚集在一起，控制着赛车的速度。被启动后，小小的弹簧翅膀被弹出，给予风筝托力。栓绳越松，风筝飞得越高。速度和稳定性都稳定下来之后，风筝便保持待命。一个接一个的风筝脱离栓绳，射向空中。每个风筝都是简易的瓶子火箭设计，带有压缩的燃料缸，点火器和喷嘴，环绕着推进器的襟翼控制方向。

几千米以外，一架巡查机探测到了车赛的喧闹，飞向了赛道。一个神风风筝擦过巡查机，紧随其后的两个风筝撞上了机身。巡查机坠毁，一个小火球在空中爆发。

里特洛在身后洒下一条浮油。维达尔仅剩的一个火焰喷射器点燃了浮油。来不及躲避，维达尔的车驶进了熊熊火焰里，车胎烧了起来。最终，车胎爆炸，维达尔被迫急转了一个回形。落后于他的狂攻此时加速紧跟，一个一米长的液压钢棒从狂攻的车底划出，猛地砸在维达尔的车侧。维达尔的车越旋越远。

第一名: 里特洛

第二名: 狂攻

第三名: 维达尔

第四名: 冥王

第五名: 海王

第六名: 克洛诺斯

冥王的车头护栏处伸出了一个手榴弹发射器。第一发没射中的手榴弹越过街道，轰倒了一盏街灯。第二发射中了维达尔，骇人的巨大弹坑彻底摧毁了他。凭借着坚固的防护格栅，冥王冲向了维达尔已然残破不堪的车中部。维达尔被截断成了两半，燃起了火。紧随其后的赛车逼近维达尔一动不动的残壳，一一驶过。

第一名: 里特洛

第二名: 狂攻

第三名: 冥王

第四名: 海王

第五名: 克洛诺斯



狂攻用烟幕遮住了自己的车尾。冥王的防护格栅在一片模糊中难以攻击狂攻的车尾，他的手榴弹炸毁了一辆普通市民的车。在公路车赛期间，类似的随机伤亡时有发生，普通路人无故丧命。

一千米开外，一架巡查机再次探测到了赛车的噪声，立即向赛道方向前进。一个神风风筝拦截失败，霎时间，另一个风筝撞上了巡查机。巡查机坠毁。

海王车前盖上的鱼叉燃起了火，刺进了冥王的车尾。海王放慢速度，把冥王向后拖去。克洛诺斯利用一氧化二氮加速，领先了海王和冥王。

第一名: 里特洛  
第二名: 狂攻  
第三名: 克洛诺斯  
第四名: 冥王  
第五名: 海王

车内的气压绞车收回了海王的鱼叉，把冥王向后卷，距离持续拉近的同时使用机枪相互射击。近距离使他们的射击准确度提升了不少，子弹啃食着对方的车外壳。

海王射出了他的前保险杠，随即又迅速撤回，犹如一个六寸长的拳头。很快，海王便击碎了冥王的车尾，不断出拳的同时，车头的枪械也在不断射击。无力自保的冥王跳车了，撞上了一辆载着前往舞厅的一家人的面包车。他们恐惧地惊叫起来。车轮从冥王身上碾过，颠簸了两下。

第一名: 里特洛  
第二名: 狂攻  
第三名: 克洛诺斯  
第四名: 海王

\*\*\*

川进抬起下巴问道：“已经过去多久了？”他语气坚决，声音低沉，洪亮而威严。

“太久了。谢谢你等我，路上堵车。”夜雨答道，冷静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悲伤。快三周了，她想。

“你的母亲才是你该感谢的。你最近怎么样？工作还顺利吗？”

“我还好，但我不太想聊工作。大家都还好吗？”夜雨反问道。

“我也挺好的。你进来吧。”川进笑了笑，把夜雨让进了屋内。夜雨点点头，进了屋。没等川进关上门，夜雨便把自己锁进了他的怀抱里。

夜雨跟随川进进入屋里。家里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工具和各种汽车零件仍旧散落在肮脏的地毯上。上百辆高档汽车，机车，轮船和飞机的铸模整齐有序地摆放在架子上。细致入微的引擎零件图示隐藏在铸模后，挂在墙上。整间房屋好像一个机械师的单身公寓。

川进和夜雨进入了简洁古朴的现代化厨房。夜雨见到了她的母亲加代子。加代子身着传统日服，像瓷娃娃般美丽，头发一丝不乱。她正用一把加热过的刀在面包片上抹黄油。能够自动搅拌的厨具在炉灶上自行煮着食物，微型蒸汽泵带动连接在锅底的金属棒。金属棒缓缓移动，翻炒着米饭和炒菜，烹煮着马铃薯。

“母亲。”夜雨招呼道。加代子却不为所动。

“晚饭马上就好了。如果你不走的话就去洗手，来这边坐。”加代子冰冷地发号施令。轻声细语的加代子总是低着头，避免目光接触。夜雨点点头，在厨房的水池边洗了手。

“我去梳洗一下。”妻女间的尴尬让川进逃离了厨房。正在洗手的夜雨感受到了沉甸甸的压迫感。随后，她溜到了餐桌边。排列得一丝不苟的银瓷餐具覆盖了桌面。夜雨一声不吭地坐在了她常坐的位置上。环视一周后，夜雨望向加代子，问道：“那个书呆呢？”

“在实验室里。”加代子答道，好像把小女儿的房间称为实验室再正常不过。“宝子一直都很准时的。现在才晚上7点56分。”

“嗯，我以为你们已经收拾好了。”

“搬运卡车已经在路上堵了几个月了，大家都在往内地搬。你父亲修好了一辆货车，作为报酬，那个客户答应让我们下个月用那辆车。”

“那很好啊。”

“也不是。你父亲在那辆车上花掉的钱比他的酬劳还多。光是那一个零件——算了，我们也没办法。别人都在以三倍的价格雇卡车。我们现在手头紧，只能等着用那辆货车。为了这间房子花费了这么多，我们一点钱都没有赚到……现在就我一个人收拾行李。”加代子一边做饭一边解释道。

“我知道了，你……需要帮忙吗？”夜雨提议道。

“不用。你好几年前就搬出去了，这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会解决。”加代子轻快地说道。

\*\*\*

冥王的汽车残骸被海王的鱼叉推到了一边，随后海王立即加速，追上了前面的三辆赛车。

第一名：里特洛  
第二名：狂攻  
第三名：克洛诺斯  
第四名：海王

两条一米多长像锯子一样的机械臂从狂攻的车头伸出来，劈进了里特洛的车尾。其中一条砍穿了后备箱，毁坏了他的刀片发射器。里特洛车尾的保险杠迅速出拳，打折了一条狂攻的机械臂，拉开了一辆车的距离。克洛诺斯看准时机开启加速，同时，两根长矛从车前灯的位置刺出，猛然插进了狂攻的车尾，一路刺进了车身中部。

克洛诺斯的长矛刚好擦过狂攻的肩膀，扎烂了驾驶座的边缘。

在克洛诺斯刺穿狂攻的同时，里特洛抓住机会突然减速。狂攻的车头撞上了里特洛的车尾。里特洛的车尾保险杠再次出拳，砸烂了狂攻的整个车前部，摧毁了他的前排枪械，并把他向后挤压，直到克洛诺斯的长矛刺穿了他的挡风玻璃。里特洛同时使用后排机枪和双

管散弹枪粉碎了狂攻的挡风玻璃。狂攻无奈摇下了里层的挡风玻璃罩，把挡风玻璃上的实时视频监控切换到了仪表盘上。

作为反击，狂攻划出了车底的钢棒，给了克洛诺斯重重一击。克洛诺斯猛踩刹车，同时收回了车前的长矛，躲避狂攻的攻击。狂攻的车已经毁坏严重，远远落后于其他车手。自知已无缘冠军，他驾驶着残破的车，开下了赛道，拐进了一个阴暗的小巷。

第一名：里特洛

第二名：克洛诺斯

第三名：海王

\*\*\*

宝子的房间里，两架小型无人机盘旋在空中，无人机上的LED灯闪烁着，变幻着颜色，犹如几盏聚光灯。一个自制的小工作台坐落在房间的一角。工作台前的长凳上，各样电子零件排列整齐，分门别类地放在各自的容器内。几辆定制的远程遥控车静静地停在展示台上，被遥控车赛的奖杯簇拥着。一辆遥控车被拆开进行改装升级。宝子的房间四壁都钉着书架，摆满了厚厚的书本，橱柜则挤在房间的角落里。房间门上方的书架上站着三个第五名，第三名和第二名的少年组赛车奖杯，还有两枚第六名和第七名的奖牌悬挂在书架的一角。

房间中央，十八岁的宝子正坐在制图桌前，戴着细框圆眼镜，一边读着一本关于小行星的厚书，一边不安地摆弄着指间的铅笔。宝子的手上总是在摆弄着些什么。

宝子的双手沾满了油渍，乌黑的及腰长发绑成一个马尾。她穿着跟父亲相似的工作服，在父亲的机修店里工作。她从五岁起就在父亲的店里帮工。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张十岁的她与父亲一起在店里工作的旧照片。

离近了看，宝子的脸上，脖子上和手上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痕。这些伤痕有长有短，短的有几厘米，长的超过十厘米。床头的电子钟

显示晚上7点59分。宝子合上书站起身来，脱下了工作服，裸露的小臂上布满了更多伤痕。

“降落。”宝子把工作服系在腰间命令道。她的两架小无人机轻巧地降落在了床头的充电器上。宝子绕过房间正中的三脚架，出了房间。三脚架上顶着一个10\*30厘米的盒子，被一条薄薄的床单盖住。显然，宝子不希望三脚架上的东西沾上丁点灰尘。

“开门。”宝子下令。声控系统自动打开了她的房门。房门由一个液压压缩机控制。房门打开时发出吮吸般的嘶嘶声，随后在她身后关闭，吐出吹气般的气声。

\*\*\*

两个小型远程遥控车从克洛诺斯的车底释放并加速，追上了里特洛。

第一名: 里特洛  
第二名: 克洛诺斯  
第三名: 海王

里特洛的后排机枪向下瞄准了克洛诺斯的遥控车，车后的散弹枪射毁了在射程范围边缘徘徊的遥控车。里特洛以牙还牙，也释放了自己的遥控车。克洛诺斯的前排枪械轻而易举地粉碎了里特洛的遥控车，并射出了前部的长矛，紧咬里特洛。

里特洛一个长距离漂移，顺利地滑进了另一条赛道，同时释放烟幕，在身后洒下一路浮油。被模糊了视线的克洛诺斯驶进了浮油里，滑出很远。

此时，海王追上了克洛诺斯，在克洛诺斯车侧释放一辆遥控车。海王的遥控车直接撞上了克洛诺斯，爆了克洛诺斯的前车胎。克洛诺斯踉跄了一番，蹿出了赛道。

第一名: 里特洛

第二名: 海王

\*\*\*

晚上8点, 宝子手上摆弄着铅笔, 迈进了厨房。见到姐姐, 宝子激动地叫了起来: “夜雨!” 她直奔夜雨而去, 紧紧拥抱着她。看着女儿们彼此拥抱, 一个浅笑浮上加代子的面庞。

“嘿, 宝子。”夜雨问候道, 不禁心生惭愧。

“你去哪里了呀?” 宝子望着夜雨, 一脸悲伤。“你怎么不回信息不回电话? 我们给你发了好多消息。”宝子脸上的悲伤变成了苦涩。宝子总是很激动, 常常话说到一半突然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我在忙工——”

“我也是啊! 我要上学, 还要在爸爸店里帮忙。”宝子迅速回道。川进进了厨房, 然而他立马意识到自己来得不是时候。宝子语气温怒: “回个消息最多只要两分钟, 你至少要联系我们吧, 跟我们说你忙, 我们会理解的!” 宝子用手肘重重推了夜雨一下。宝子脖子上的项链吊坠从领口滑了出来。她的吊坠是一个两厘米宽的黑色齿轮。

“没事啦, 别说了。”川进开口了。他坐在了餐桌边自己的位置上。

宝子对夜雨懊恼地笑了笑, 绕过餐桌一屁股坐在了父亲身旁。加代子依旧不看向夜雨, 默默地把食物摆在川进, 宝子, 和自己面前。

“妈妈, 你最近怎么样?” 夜雨询问道。加代子没有回答。

加代子一边上菜一边问: “够不够吃, 川进?”

“够, 谢谢,” 他点头答道, “够的够的, 谢谢。”

加代子无视夜雨的询问, 对她说: “你自己吃吧, 夜雨。”

“我——”

没等夜雨讲完, 加代子直勾勾地盯住了她的眼睛, 冰冷的眼神震慑住了夜雨。加代子坐到了川进对面。

“我不理解, 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加代子生气地说。

又开始了……川进想着，出声劝道：“加代子——”

“工作？这借口也太蹩脚了吧……你自己心里清楚。”

屋内一片死寂。加代子轻声嘀咕：“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我们怎么理解你？”

宝子平静的声音打破了沉寂：“我们永远都是站在你这边的，永远。可能我们有时候都有各自的困难要去独自面对，但是夜雨，你不是在孤军奋战。我们什么都愿意为你做，因为我们是家人。”她快速地总结道：“无论你是怎么想的。”

夜雨动弹不得。她眨了眨眼，努力抑制着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

“宝子，她知道，你姐姐——”

宝子打断了加代子：“急救员在各个领域都有很好的工作机会，尤其是医护急救方面。你很有勇气，你在做的事情也很伟大，你是这个家庭的一员，我们都感到很幸运。我很骄傲能够做你的妹妹。”宝子喘息着说完，提起筷子扒了一大口饭，随后便像耍鼓棒般娴熟地转起了筷子。

“书呆说得对。”川进嘟囔着。夜雨习惯把事都压在心底，过段时间一起爆发。她的脊背冒出了汗珠。她已经筋疲力尽了。

“谢谢你，宝子。”夜雨回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她身上，让她有些喘不过气来。

“别转筷子了，宝子！”加代子厉声说，“你马上又要把饭粒弄到地毯上了。”

听到这话，宝子反而转得更欢了。

“那是以前，我现在更厉害了，”筷子在宝子指间翻飞，花样繁多，“看！”

“我看到了。”加代子白了她一眼。

宝子用一根筷子叉起了一块鸡肉，小口小口地啃着，手上依旧娴熟地转着另一只筷子。夜雨被宝子异常敏捷的手指惊呆了。

“夜雨，最近除了工作，你还在忙什么？”川进问道。

夜雨愣了几秒，努力挤出几句话：“下班之后我就回家，忙我的家具生意。”

“哦是嘛？生意怎么样？”加代子真诚地问道。

“我有好几个月的订单，都快忙不过来了。”

“你本来就很有天赋。我很喜欢你给我们做的那个茶几。”加代子瞥了一眼客厅中央用金属和玻璃制成的精致茶几。

“谢谢。这样下去的话，我靠做家具能赚到更多钱，说不定我以后会专职做这个，谁知道呢。”

“我感觉这样更好。”加代子赞同道。

“我好喜欢我的可调节制图桌，”宝子也说道，“有时候站着工作可以改善一下心情，真的很不错。”

“你现在还跟詹米见面吗？”宝子饶有兴趣地问。

“有时候见。额……其实洪灾之后她就辞了急救员的工作。”

“真的？不会吧。”宝子很惊讶。

“她去帮忙建新的防洪坝了，”夜雨接着说，“她在那边做电焊。”

加代子靠近了些说道：“这样啊，但说不定这样反而最好。詹米这么好的女生，做急救员……不适合她。那种工作谁也不适合。”

“总要有人去做的。”夜雨轻声回答。大家都不再说话，安安静静专心吃饭。夜雨回忆起还是急救员的詹米提前退休的那天，那时候她们两个还是搭档。洪灾造成的伤亡数量多得惊人。詹米和所有急救队员已经尽最大努力了。但让她辞去这份工作的并不是灾后尸横遍野的惨状，而是灾后的贼盗横行和非人的暴力。

\*\*\*

在里特洛和海王前方几公里的位置，半条路已经被洪水所淹没，只剩下一条拥堵的车道。

第一名：里特洛

第二名：海王



两个警察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几架巡查机在空中监视着这块片区。

里特洛仪表盘上的导航地图显示，车赛的终点线就在这块被洪水淹没的区域前方。透过后视镜，里特洛看到海王追了上来，正在迅速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

娴熟地绕过拥堵的交通，里特洛依旧保持着稳定的速度向前行驶。在他身后，海王与别的车连连相撞，前排机枪射向里特洛，也不断向普通市民的车扫射，中伤甚至射死了诸多路人。

与此同时，里特洛和海王都释放了神风风筝。风筝飞向洪水上方的巡查机站，看似轻而易举地就撞毁了这些巡查机。突如其来的进攻吓到了路口的警察，他们赶紧逃离了路口。路上的车辆也都受到了惊吓，在洪水中连连追尾，有些车甚至开进了齐腰深的水里，引擎进水后被困在水中。

海王加速，很快便与里特洛并列。里特洛的前轮后方伸出了一柄活塞泵，锤凹了海王的前车门，把他往远处推。刹那间，海王的侧板上伸出了几个尖刺。随后，海王拼尽全力把带刺的车身撞向里特洛。

一个猛刹后，里特洛快速减速，强大的惯性差点让他的头盔撞上方向盘。

里特洛的及时减速让他完美躲过了海王的尖刺。巨大的惯性却让海王来不及转向，一头扎进了路边一个三米深的水坑里。

海王渐渐沉入了水底。他缓缓滑向了副驾驶座。虽然水坑只有几米深，但海王已经被完全淹没了，被破坏的车身迅速进水。海王费力地想要打开车门逃出漫水的车，但被锤得变形的车门已经打不开了。他不停拨弄着控制车门的开关也无济于事。车内已经被淹了一半，被困在水中的海王绝望地踢着防弹玻璃窗，愤怒而又恐惧地吼叫着。

在开上拥堵而潮湿的十字路口前，里特洛利用水压提高了车身半米，让他顺利穿过了路口中一条被水淹没的狭小空隙。过了十字路口后，里特洛依旧在路边的砂砾上行驶，躲避交通。

里特洛仪表盘上的导航地图显示他开过了车赛的终点线。他呻吟着动了动右臂，牵扯到了右肩的枪伤，疼痛不已。他用膝盖暂时控

制着方向盘，左手扯下已经损坏的头盔。头盔下露出一双蓝色的眼睛，洁白的肌肤，和橙红的眉毛，下半张脸被防火头套遮盖着。

里特洛收起了他的武器。开进开阔地段后，他再次用水压把车身调回了原本的高度，几乎快要触碰到地面。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释放了几个神风风筝，被栓绳牵着，飘在车后。

\*\*\*

夜雨忧郁地解释道：“洪水已经让我们失去了很多队员。剩下的人每天根本就忙不过来。大家一旦被电子病历部门雇用就立马辞了这边的工作。每天就好像扮演神明，我真的不喜欢这样，但总要有人去做这些事。”她自嘲地摇了摇头。

“你肯定不能永远做这份工作呀，”加代子警告道，“这样下去的话你马上就会累倒的。”

“我所救助的每一个人都让我觉得这么做值得。”夜雨坚定地说道。

“当然。”加代子低下了头。她很伤心，自己的女儿作为急救员如此辛苦，但同时她又很为夜雨感到骄傲。

“谁知道会有多少人因为你而重拾了生命呢？这是我们的荣幸，我们都很为你骄傲的。”川进说道。

“我真的很感激你们的关心。但是有时候……我没有办法把我的精力给到每件事每个人。可能这就是我保持心理平衡的方式吧。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的，但我还是会这么做，因为短期内这样确实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但是长期这样是不行的，会影响到我跟大家的关系，大家对我来说这么重要，我……对不起大家。”夜雨把头埋进了胸前。

川进清了清喉咙，平静地说道：“我们多希望能够理解你呀，但我们也没办法，我们没有经历过你所经历的，但我们一直都会站在你身后，你可以试着把工作的事情就留在工作的时间去考虑，下班回到家以后就不要再想。”

夜雨抬起头看向父亲。父亲的笑脸让她也绽开了一丝笑容：“工作，生活，混杂在一起，真的很难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悠长而无助的沉静充盈了空气。“你们听说了怀俄明黄石的钻井吗？”

“嗯，但最近都没有消息。那个进行得怎么样？”川进问道，试图转换话题。

“还不错。他们在地底放了一个类似虹吸管的装置，用石油钻井压出了很多原料，就像放干泳池一样。但很多原料都要运输，上百个集装箱装了一周，很多私人承包商也都愿意帮忙。”

“他们在提取什么样的原料？”宝子问道。

“我也不知道，相关的报道和视频都没有提及，也有可能我看漏了，我觉得应该是重金属吧。不管怎么样，过去的半年他们靠这个几乎拯救了世界呢。”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大湖家人讨论着无关紧要的小事。夜雨吃完了饭，站起身来说道：“我该走了，谢谢招待，妈妈，晚饭一如既往的很好吃。”

加代子听了，不禁笑了起来，点了点头。

“有你在我们更开心。”川进微笑着，随后笑着望向妻子。加代子对他翻了个白眼。

夜雨走向厨房的水池。宝子叫住了她：“嘿，夜雨？”

“嗯？”

“我可以给你看样东西吗？在我房间里。”

“她的房间已经被她改成大湖家的地下车库啦。”川进玩笑道。

“改天吧。我今天很累了。我到家之后还要丢垃圾，洗澡——”

“不，不，没事的，”宝子咬着下唇，“我能理解。”

“下次吧？”夜雨提议道。

“好哦，过几周再见吧。”宝子讽刺道，跺着脚离开了餐桌。

“宝子……喂，宝子，等等！”

加代子看着地下，悲伤地摇了摇头：“你连五分钟的空都没有吗？”

“我们的书呆早就想给你展示她的新想法啦。”川进提醒夜雨。

“真的对不起，但时间永远都是不够的。”夜雨对父亲说。

“宝子不知道你下次什么时候会回来。”川进答道。

“我们也不知道。”加代子说。

“下周同样的时间，好吗？”夜雨提议道。

加代子突兀地放下叉子，答道：“你不用证明任何——”

“夜雨，我们随时都欢迎你，”川进说，“你知道的。”

“好吧，那我下周同一时间来。下周见。再次谢谢大家，晚安，嗯……我爱你们。”悲伤地笑了笑，夜雨转身离开了厨房。加代子和川进惊喜地看向彼此。

夜雨走向停在街边的薇尔莉特，一边拿出手机给宝子发信息：“我下周同一时间再来。我会抽出时间的。”夜雨不禁心生愧疚。她觉得自己很自私，冷落了家人这么长时间。当她离薇尔莉特几米远时，薇尔莉特发动了，车上的LED灯也被点亮。

“目的地：最近的便利店，然后回家。”夜雨命令道。薇尔莉特启动了导航功能。

薇尔莉特指示道：“距离目的地往西两公里，现在制定路线。”夜雨像合上书本一般扣上了头盔。

\*\*\*

高速公路上，每个人都在以110公里的最高时速行驶。夜雨则以120公里的时速在汽车间穿行，横跨四条车道。当她超车时，她故意贴着每辆车的车侧擦身而过。

“前方24公里之内未探测到巡查机，”薇尔莉特报告道，“可以正常行驶。”

夜雨逐渐减速，停在了载着一家人的一辆面包车近旁。她对车里的一个六岁小男孩点头示意，随即在两秒钟内加速到了150公里。小男孩瞪大了眼睛追随着她的背影。

继续向前，高速公路延伸到了市中心。此时的市中心还在下雨。夜雨骑上了一条岔道，上了一条单行高速路，掉头向郊区驶去。

“未探测到巡查机。”薇尔莉特再次报告。夜雨加速到了200公里，掠过前方的每一辆车。

十分钟以后，凹凸不平的高速路上只剩下了夜雨一个人。这条高速路夜雨早已烂熟于心。她骑得飞快，借机练习转弯技巧。

“电量，15%。”薇尔莉特说道。又往前骑了一小段，夜雨到达了自家门前的车道。

夜雨的家在一条小河边。建造于20世纪70年代的小屋略显陈旧，但配有太阳能板和几个小型风力涡轮机。另一个安装在河畔的涡轮机正在水流中旋转。夜雨的小屋与一个宽敞的金属车库相连，屋前停放着一辆四座混合动力小卡车。

当夜雨骑到车库门前时，车库门自动打开，等她进入车库后又自动关上。不久后，夜雨出了车库，站在了像大衣柜一样的垃圾桶前。打开垃圾桶后，她拉出了五个连在一起的小垃圾桶，桶盖上分别标注着“塑料，纸，金属，玻璃，和有机物”。当她把垃圾桶推到车道上时，垃圾车已经在此等候了。

时间刚刚好。

那个清洁工的名牌上写着“乔治”。垃圾车是可以自动驾驶的，乔治的工作是检查每个垃圾桶并称重。他一边工作一边与夜雨聊天，聊着城市的内陆地区和上涨的洪水。夜雨的垃圾称重后，她打开了手机上的程序“废物回收返现”，计算这次的报酬，不一会儿便收到了这次回收垃圾的钱。

“夜雨，见到你很开心。照顾好自己。”乔治笑着说道。

“谢谢你乔治，晚安。”

“下周见！”他钻进了车里。垃圾车立即自动开走了。

车库的自动门打开，夜雨走了进去。车库中央排列着许多机械设备。薇尔莉特停放在另一辆半电动机车旁边。这辆机车也是哑光黑色，配置了跟山地自行车类似的缓冲装置，车后部的小型电力引擎由电池供能，踏板上装载的发电机为电池充电。车尾处，两根与车身相当长度的杆子连接着第三个小轮子，延续了机车的后轮。两根杆子一

直延伸到机车后轮后方，组成了一个“担架厢”。夜雨跪在车前，把一根延长线插进了薇尔莉特引擎中央的插口里，车身上小小的LED灯亮了起来。

“未来的免费有限资源？”薇尔莉特惊讶地问道。

夜雨的厨房和车库与客厅背对背贴在一起，极简风格的室内看着十分现代化，所有的家具都是夜雨用不锈钢打造的。几件还未完成的家具躺在车库里。一副造型独特的哑光黑机车护具挂在墙上。夜雨一件一件套上了护具，与她的经典款机车服完美衔接。她系上护腿板，套上及膝长靴当做护膝。随后，她背上了一个沉甸甸的背包，在胸前扣好。背带上配有护胸。装备好后，她随即拔掉了另一辆机车的充电线。

“骑士，开机。”夜雨命令道。一个紫色LED灯在机车车把间亮起。

它报告道：“机车持续运转。”骑士的声音是一个带有浓重美西口音的女性声音。

夜雨取下她的黑色骑士头盔夹在腋下。

“骑士，有新情况吗？”

“诊断完成。无新任务。夜晚在即。”

“开启紧急医护频道。”夜雨下令道。她的头盔里立马响起了当地电台的紧急频道直播。戴上头盔后，广播声音变得响亮而清晰。此时正在播报公路赛车造成的间接损失与伤亡。夜雨知道，应急救援队会蜂拥而至，追随公路赛车所留下的血淋淋的轨迹。被忽视的那部分城区急需骑士的帮助。夜雨抬腿跨坐在骑士的车座上。

“开门。”骑士下令道。车库门打开。当夜雨通过她的骑士头盔说话时，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骑士带有美西口音的声音。车库门开得足够大时，夜雨踩着踏板驶出了车库。

夜雨以100公里的时速在高速路上疾行，没有亮灯也没有安装反射器和车牌的骑士几乎完全隐匿在了夜色中。在如此高速的情况下，骑士只发出了轻微的嗡嗡声，难以察觉。大部分时候，夜雨像一个幻影般沿着路边行驶，同时脚踩踏板发电。期间，几个紧急来电打了

进来，但她离市中心依然很远。紧急来电刺激了骑士，让它加速到了130公里。

在距离市中心还有两公里的位置，夜雨把车停在了一列天车后面。滑行减速途中，夜雨驶进了一片水坑中，水花四溅。周围洪水泛滥，天车在水下行进。这块区域有一个供维修人员使用的充电插口。夜雨蹲在骑士的车尾，耳中的紧急频道喋喋不休地播报着警方通告。一根延长线从骑士的可伸缩车轮中延伸出来。充电期间，夜雨焦躁不安，本可以用在救人上的时间都被花在了等待上。她抬头凝望着城市里被LED灯点亮的高楼。一列天车以400公里的时速从头顶闪过。

“距离充电完成还有20秒。”骑士报告道。看了城市的天际线最后一眼，夜雨转身跨上了骑士继续前行。骑士快速行进，车后的充电线扯出了插口，收进了车内。

骑士以140公里的时速贴着路肩在高速路上飞驰，超过了诸多汽车卡车和机车。有时，骑士会碾过绿化带，在两条高速路间穿行，压过减速带时腾空几米。

接近城市边缘繁忙的道路后，绕过路上的车水马龙和人流如潮的人行道变得越发困难。许多流浪者混在工作的人中间，在人行道上行驶更是不可能。高楼间的小巷也被改成了灾民们的临时住所。与此同时，更多的紧急来电打了进来。骑士只能在机动车道和自行车道之间的夹缝中不断前移。看到骑士在人行道和公路间不断变道，人们停下车怒目而视，有些甚至咒骂不断。但当行人刚刚看到她时，她便立马迅捷地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里。她轻松地骑车上下阶梯，有时甚至能够腾空几米。

“接近目的地。”骑士提醒道。此时，她正漂移转过一个转角，在几秒的时间内加速到了60公里。现在这个时刻让她肾上腺素飙升。骑士遮阳板上的LED显示屏显示她的心跳迅速加快。“呼吸，心率加快。”骑士建议道。

骑过几个街区后，骑士缓缓停了下来。她戴着头盔，轻快地跳下车，向人群聚集的地方飞奔而去。人们在围观的似乎是一个黑帮枪

战的犯罪现场。她凑近了，三个已经丧命的男人躺在地上，满身枪伤。骑士在人群中穿梭，环视四周，寻找幸存者。一个母亲的哭喊与城市的喧嚣融在一起。顺着哭声，骑士看到一个母亲正抱着她毫无知觉的十岁女儿。女儿的身侧流血不止。几个路人围着她们，无助地观望着。骑士立即奔向了那位母亲，一边卸下了身前的护甲。她跌倒在地，膝盖在地上划了将近一米，最后停在了那位母亲身边。

“女士，我来吧？”她询问道。那位母亲对她的突然出现惊讶不已。“女士，可以让我帮助你的女儿吗？”

那位母亲快速点了点头。骑士掀开了女儿的衣服，发现她的躯干侧面中了弹。

“她叫惠美子，我叫克里斯汀。你是……骑士？”克里斯汀难以置信地问道。

惠美子的伤口正在缓缓流血，随时可能丧命。骑士卸下了她装满医疗用品的护甲，抓了两把纱布，递给克里斯汀：“我可以暂时帮忙止血。用这个按住伤口！”

“好的。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的女儿！我们十分钟之前就叫了救护车。”克里斯汀用纱布按在女儿的伤口上。一个接一个的，许许多多的围观者聚集了过来，有些拿出手机开始录骑士准备医疗器械的过程。

“医院那边已经忙不过来了。之前有一场公路赛车，现在又是高峰时段。”骑士解释道。然后，她拿出了血凝块泵：“我说松手的时候就松手。”

“好。”克里斯汀回答。

“松手！”

克里斯汀把纱布从伤口上移开后，骑士立马把血凝块泵压了上去。泵中响起了空气压缩的响声，在惠美子的伤口处尽可能地形成血块，但不至于引起致命的血栓。拿开血凝块泵后，骑士用一个绿色激光电筒对伤口进一步止血。小小的电火花迸发出来。“这样可能坚持不了多久，再拖的话可能会有内出血，我也没有办法了。”



“但是……好像已经不出血了。”克里斯汀说道。此时，骑士已经完成了止血，惠美子的伤口也已经基本不流血了。她快速地包扎了伤口。

“骑士，放担架！”她命令道。骑士车身两边的杆子向后翻出180度，伸展出了三倍的长度。把惠美子的绷带绑好后，骑士转向克里斯汀：“稍微等我一下，我去准备担架。”

“哦，好。”

骑士冲向担架厢，把一块像睡袋一样的油布铺在担架杆子上。她扣好所有的八个搭扣，抽紧抽绳，随后回到克里斯汀与惠美子身边，跪在地上。

“现在……嘿，看我，”骑士要求道，“帮我把惠美子抬上担架。”

“哦……好的……好的。”克里斯汀帮骑士小心翼翼地把惠美子抬到了担架车上。

“我会带她去城南医院。记住，城南医院。”骑士口齿清晰地重复道。

“城南医院……好，我就跟在你后面。”克里斯汀在她鼓鼓囊囊的包里翻找着她的车钥匙。骑士单膝跪地，扣好担架车上的安全带。随后，她用另一块油布盖在惠美子身上，挡住雨水，灰尘和各种残骸。“等……等等……城南？开车的话……要二十分钟才能到呀！”

“我五分钟就可以。”

“五分钟？”克里斯汀半信半疑地重复着。骑士站起身来，跨上了车。

“那你想等救护车吗？”骑士问道，“我都没听到救护车的警报声。”

骑士被发动了：“正在制定路线。”

“救救我的女儿。快去吧！”克里斯汀恳求道。骑士立即加速驶离。泪眼朦胧的克里斯汀喊道：“快一点！”

在穿过拥堵的交通赶往医院的途中，骑士切换成了一个男性的声音，向城南医院匿名汇报了惠美子的情况。同时，她载着惠美子的担架厢敏捷地绕过车辆与行人。担架厢的车轮由球形枢轴连接，配合着机车旋转。

四分多钟后，他们到达了城南医院的急诊室门口。骑士稳稳地停了车，翻身下车，解开安全带，把惠美子背下了担架厢。几个护士已经

准备好了担架床，等候在门口。骑士把惠美子轻轻放上了担架床。

“你们收到我的语音消息了吗？汇报她伤势的？”骑士问道。

“我收到了。”其中一个护士确认道。她的名牌上写着“布蕾恩”。

“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骑士忧郁地转身离去。

正当骑士收拾着她的担架厢时，布蕾恩提醒道：“骑士……”

她转身望向布蕾恩。

“今晚别去城北医院。我认识的一个医生说，有警察在那边等着逮你。”对骑士点了点头，布蕾恩转过身和别的护士一起把惠美子推进了医院。

骑士的担架厢自动收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她在后视镜里注视着护士把惠美子推进医院的背影。

“有新来电。”骑士汇报道。她重新打开了急救频道，竭尽所能接听急救来电。同时，她尽可能在公园，小巷和停车场行驶，避免引人注目。在小巷间不断穿行，骑士在夜色中若隐若现。

半个小时不到，骑士把另一个重伤员送到了城西医院的急诊室门口。这回，她不得不把双手插在受伤的男人腋下，把他拖下担架，然后让他轻轻地躺在人行道上。很快，当她收拾担架厢时，两名护士从门口跑出来，同行的还有两个保安。其中一个保安还未触碰到担架厢，担架厢便收了回去回到了原位。骑士及时地逃走了。

她处理着下一个伤员，一个叫艾利克斯的年轻男人。她正在缝他大腿处被捅的伤口。他倚靠在附近酒吧停车场里的一辆车上，脸上被重重地打了几拳，左眼下被割伤。他的手也被划伤了，肿胀起来，颤抖着。远方的警车鸣笛渐渐清晰了起来。还有三个意识不清的中年男人躺在一边呻吟着，似乎是被毒打了一顿。一个颤抖的年轻女人站在她们身后，衣衫褴褛，黑色眼线在脸上糊成一片。

“没事的。”骑士用医用胶布缠好了艾利克斯的伤口。

“谢谢，但我不知道她怎么样。”艾利克斯说。

“你做得对。”骑士对着酒吧楼上的摄像头点了点头。艾利克斯也看向了摄像头。知道监控拍下了一切，他松了一口气。

## 第二章：幕后

一座高中拥挤的走廊上，宝子在众多带着面部饰品的学生中穿行。她身着蓝色牛仔连身服和白T恤，头发绾成一个发髻，用一支铅笔簪在脑后。她没有戴眼镜，也没有面部饰品，手上摆弄着一支铅笔。

学校里学生众多，走廊上水泄不通。外面下着雨，很多学生都挤在室内。一个中国女学生龚家与宝子并肩走在一起。她戴着大框眼镜，脸上零星地起着痘痘，一支铅笔夹在耳朵上。她脚步微跛，披着厚重的衣服掩盖微胖的身材，及肩长的蘑菇头整齐利落。

“嘿，宝子！你去上最后一节课吗？”家问道。因为戴着牙套，她有些口齿不清。

“是的，我早就想走了。”

“是吧？”家叹息道。

“我们从体育馆和食堂中间穿过去吧。”

“好呀。”家赞同道。

体育馆内，足球队员们已经开始热身了。

宝子低头看向家的腿：“你的脚踝怎么样了？”

“好一点了。你能看得出来吗？”

“你应该再用一段时间拐杖才对。”宝子责备道。

“牙齿和腿上同时戴矫正器？我才不要呢。我已经在家休息了很长时间了。我现在戴着弹力带，确实感觉好很多了，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你，但如果一点不疼的话你怎么还跛着走？”

“我这样走的话就不会疼。”

“好吧好吧，但我还是不敢相信你居然拖了那么久才去做手术，”宝子说道，“放任不管的话可能会变得更严重的。”

“临镇的医院能收治我妈妈，我们已经很幸运了。本地的医院最近都没有床位。”

“我知道，”宝子深呼吸了一口，“你妈妈还好吗？我过一阵去看她，上周时间太紧了。”

“她没事。她现在还只能用吸管喝水，但医生都已经尽力了。”

“家，我真的很抱歉。”

“她现在住在家里。她也很满足了。谢谢你愿意看望她。”

“没什么的。”宝子微笑着点点头。

“这么说来，”家低吼道，“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教训一下达格尔。”

“家，别这样——”

“我是目击者，也是受害者，”她哽咽着，“我……想要弄清真相。换做是你的话，你不想吗？”

宝子静默地考虑了几秒，难以抉择。

“我在网上看到了视频。我知道我……和我妈妈是怎么受伤的。”

“我知道，但是家……”

“达格尔撞上了一辆卡车，那辆卡车又撞上了另一辆车，那辆车撞到了我妈妈和……”

“你不是那种会计较这种事的人，”宝子语气坚决，“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那种人。”家轻轻说道。

\*\*\*

学校拥挤的走廊里，家和宝子紧紧靠在一起，一路走到了空荡荡的食堂里。

宝子快速地解释着：“我真的很希望他们不要再这样了，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对他们念念不忘只会给我们自己制造压力。他们已经在身体上伤害了我们，如果我们表现出对他们的关注，他们就在心理上也打败了我们。”

“关注？呵呵，你知道有多少人看了最新的视频吗？太多太多了。人们总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像我妈妈这样的人……”

“我知道，这样做不对。”

“他们从各个角度录下了所有的一切。你知道他们还有无人机一路跟着他们拍吗？”

宝子耸了耸肩：“只是因为整件事被传到了网上，传出了很多不同的版本，不代表这件事的本质就变了。”

“那你觉得这件事的本质是什么？”家问道。

“武器化的跑车车赛，就像赛马一样，谁知道幕后有多少钱砸在了赛车赌注上，也不知道这些是由谁掌控的。可能是一伙人，也有可能就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是雷。”

“为了引起人们的兴趣，可能数值也被夸大了，因为真正的回报率很低。”家也说道。

“我们也不知道。有些网站泄露了视频片段，有了很多流量。他们动动手指，那些花在赛车上的钱就能翻好几番，要不然的话为什么要赛车呢？”

“显然大部分的钱都被用来洗钱，或者变成加密货币，”家也附和道，“完全没办法追踪。”

“要我说，就是一群贪得无厌的人。”宝子嫌恶地摇了摇头。

“而且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很多人都在反对，希望这件事能下架主流新闻，因为关注度已经太高了。但是，新闻怎么可能不报导呢？毕竟造成了这么多的伤亡。”

“只要有一块钱能赚，就会有人去赚。”宝子说。她们从食堂的另一端穿出来，又融进了拥挤的人潮中。

家提高声音盖过周围喧闹的人声：“说起赚钱，你放学之后又要去工作了吗？”

“嗯，跟平时一样。”

“好想念以前我们经常一起玩的时光。”

“想念？我们上周末才一起玩过。”

“我们以前一周至少一起玩两次。”

“我知道，”宝子轻声说，“我们很快就能像以前那样。”

“明天晚上你有空吗？”

“抱歉，我不行。我约了珍妮弗。”

“哦……好吧。”

“我这周五晚上可以。”宝子提议道。

家立马回答道：“好呀！反正最近要工作，要学习，你还要忙着研制你的马达电池，也没有太多时间做别的事情。”

“你帮了我很多，我不会忘记的。”

“3D动画设计师有很多，但是宝子只有一个……”

没等她说完，宝子就把她拉到了一个没人的门口：“我……不太明白。”

“你？不明白什么？”

“我的马达电池，是不是应该先沉住气，等有了更好的机会再公之于众。”

“更好的机会？”

“可能等我有了一点名气之后，我再公布我的发明，这样我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保证了我可以从中受益。”宝子解释道。

“我也觉得。”

“你也这么想？”

“很有可能我会面临更大的困难，这个是肯定的，但同时这也可能是一个赚更多钱的机会。但是我也不确定这个过程会持续多久，可能等你意识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已经晚了。”

“晚了？”

“对，可能别人先把它发明出来了，或者爆发了战争。可能听起来比较夸张，但根据以往的案例，我们现在已经晚了。比如在一场疫情期间，除非你的发明对公众有极大的帮助，不然没人会在乎。”

宝子叹了口气，点点头：“是的。我觉得现在是我唯一的机会。”

“对呀。”

“还有以利沙……”宝子说道。

家翻了个白眼：“你认真的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从小学就开始喜欢他了。”

“谁不喜欢他呀，他那么完美。”

“我感觉他都不怎么愿意跟我说话。我只是……想让他喜欢我这个人，而不是将要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你懂吗？”

“我们都想要那样，”家说道，“等你公布了你的发明有了名气以后就没法分辨了。”

“我知道。之后就没有回头路了。我每天体育课下课以后都跟他说话，但他一直都没有约我出去……在校外的时间一起出去。”

“感情是没法强求的。”家断言道。

“但反感是可以的。”宝子眨了眨眼睛。

“哈！”家笑了起来，但当她看到宝子并没有笑时便立马停了下来。

“我跟他说话的时候就感觉我们越来越疏远。我完全没有得到回应。”

“等你完成了你的计划你就不需要他了。”

“如果不能拥有他，再宏伟的计划又有什么意义呢？”

家皱了皱眉头：“噢。”

“等我公布了我的发明有了名气以后就没法再回到以前的状态了，而且我也快没时间了。”

家思考了几秒钟，答道：“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在流逝的，光阴流转——”

上课铃响了，走廊上的人群渐渐散了。

“到时候告诉我周五晚上几点见面，好吗？”

“我下课之后跟你说，去升旗台找我。”

相互点了点头后，宝子离开了走廊，混进了人潮中。家望着宝子消失在人群中，不禁开始担心宝子心理上所承受的压力。顶住如此沉重的压力对谁来说都不容易，尤其是在没有人了解的情况下。

走廊上太过拥挤，宝子不得不努力挤过人群。她一抬头就看到以利沙跟两个漂亮的女生站在一起。以利沙是一个健壮高挑的埃及男生，脸庞棱角分明，一双碧眼，相貌出众，一身学院风的装束。当宝子走过他身边时，他们的眼神短暂地交集在一起。她微笑着跟以利沙打招呼：“嘿。”他只是敷衍般地对她点点头，随后便转向了跟他说话

的那两个女生。宝子心里一阵悲伤，甚至有些嫉妒。她努力抑制着自己，但还是情不自禁地感到很气恼。

\*\*\*

夜雨低着头，沿着医院的走廊，从众多护士和病人身边走过。她穿着急救服，没有人对她的身份产生怀疑。她向一个病房内瞥了一眼，看到克里斯汀坐在病床旁。病床上托着惠美子重伤但正在渐渐痊愈的躯体。克里斯汀似乎已经在那里很久了。她盖着一条毯子，靠在一个枕头上，啜饮着一杯咖啡，周围堆满了各种餐馆的打包盒和外卖袋。夜雨望着她们笑了，继续沿着走廊向前走，昂首挺胸。

\*\*\*

太阳已经落下，一弯弦月自地平线上升起。川进的机修店是一个用煤渣砖砌成的车库，划分成四个区域，坐落在城市郊区的工业区，已被洪水淹没了一部分。一个巨大的“大湖”霓虹招牌在房顶上亮着，旁边还亮着一个闪电形状的紫色霓虹灯，店门上挂着一个“营业中”的彩色霓虹招牌。机械的声音此起彼伏。

店内，川进正伏在一辆轿车的引擎上。随后，他把工具放进了一个托盘里，在抹布上擦着脏兮兮的双手。宝子依旧伏在引擎上，手上摆弄着一个扳手，两眼出神。

“你很快嘛。”川进的声音把宝子从自己的世界里拉了出来。

“我就知道是二极管的问题，”宝子解释道，“发电机里的其他部分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

“你帮这个客人省了几百块钱，也省了更换二极管要花费的时间。”

“说起来，这个客人什么时候来？”

“应该很快就来了。多亏了你，我们可以早点回家了。”

“我们还有时间，可以修卡车。”她提议道。



“别管了，我们今天完成的工作够多了。你一直都在修复一些小东西，给我省下了时间，可以在一天的工作时间里尽量多做一些。最近，你教会了我一两件事……不对，是三件。”川进轻笑着承认。宝子也不禁莞尔一笑。“从小你就不用我跟你妈妈操心。你只想找到真相，简单明了。其实作为父母我们不好这么早就跟你说这些，很难在合适的年纪，合适的时间去讨论这些……”

“爸爸，我懂。这个要看个人的判断，看他们对于‘足够成熟’的标准，是没办法完全掌控的。”

宝子快速的解释让川进停顿了一下。确实是这样。他点点头，答道：“我和你妈妈觉得这对你来说……还是有些太早了。”

“怎么会？”

川进沉默地组织好语言：“你总在问我们不知道答案的问题，一些小孩子不该问的问题。我们都有各自的极限，我们的认知只有那么广。问题是你总想去涉足我们甚至都没有考虑过的领域。有些……你问的有些问题让我整晚睡不着觉。”

“从小到大，我最常提及什么方面的问题？我只要那一个简单明了的真相。”宝子笑着要求道。

“试着证明你自己。”川进答道。

“证明我自己？向谁证明我自己？”她问，“我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除了我爱的那些人。我只在意他们对我的看法，因为他们是真正了解我的。”

“从小到大，我发现你从不顶撞我们，你只想得到我们的尊重。”川进告诉她。

宝子笑了笑，答道：“向我爱的人们证明我自己确实像是我会做出来的事情。每次，我都会感到被救赎。”

“我觉得这就像一个岔路口，”川进点了点头，“我觉得有两种处世方法，一种是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另一种不想。两种处世方法各有各的利弊。但是以我的经验看来，尊重别人还是更好一些，因为别人也会同样尊重你。结交更多朋友总是好的，今后的路就会更好走。”

“真是老生常谈的黄金法则。这种‘岔路口’不管用的时候，父母跟孩子

之间就会越来越疏远，看起来就好像家人之间不懂感恩，缺少关心。”

川进想了想宝子的话。他再次被她的推论所震惊：“对。”他表示同意地点点头。客人敲窗的声音打破了他们之间短暂的沉默。川进转身向客人竖起了大拇指，随后绕过宝子，走向客人的车。“我们一会顺路带个披萨回家吧！”他欢呼道，随即用别在腰带上的一个小遥控器打开了车库门。

宝子做了一个“好”的口型，同时做了一个碰拳的手势。

\*\*\*

清晨6点，闹钟在夜雨简洁的卧室里响了起来。只睡了四个小时的夜雨缓缓从自制的双人床上坐起来。“关掉。”她命令道。闹钟被关闭了。

厨房里，闹钟的关闭触发了咖啡机的自动运行。保温微波炉也被开启了，烹煮着一份早餐粥。

夜雨翻了个身躺回了床上，望着天花板，深呼吸了一口。她就这样静静地躺着，缓缓地呼吸。她的梳妆台也是她用金属自己打造的。河畔的优美景色映在她的落地窗里。头顶的天花板上用大号字体写着“邪恶永不休眠”。夜雨默读了一遍，便立马起身走进了她的步入式衣橱，换上了急救服。

“开电视，放新闻。”夜雨命令道。客厅的电视亮了起来，节目单的全息影像漂浮在电视下方。电视里正放着晨间新闻，主持人播报着昨晚公路赛车的情况，目击者录下的赛车视频片段被释出，还有赛后路上的伤亡惨状。

夜雨一边倒咖啡一边下令：“体育一览。”电视随即便切换到了体育频道。

\*\*\*

夜雨开着她的卡车行驶在高速路上，车里播放着80年代摇滚歌曲。在驶向城市的路上，她在拥挤的车流中保持着最高限速行驶，想

象着夜幕降临时，自己骑着骑士在同一条高速路上驰骋。她感到有些不安，于是便调高了音乐音量，同时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道路上。

到了急诊部楼前，夜雨在写有自己名字的车位里停了车。两个橡胶滚轴从她的车下伸出，把车身垫高了几厘米。随后她的车在滚轴上移动，自动停进了被其他两辆车紧夹其间的车位里。其他的车都配有这样的滚轴，全都整整齐齐地停在狭小的车位里。带好工作要用的物品后，夜雨下车走向自己的救护车。救护车的外观看起来仿佛一辆流线型的灵柩车。车后轮比前轮大很多，车侧有支架，可以架起两个担架。

救护车的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护理员，胸前的名牌上写着“安德烈斯·哈里斯”。安德烈斯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非裔美国人，身高185厘米，身材高大而健硕，留着短短的凯撒头。他正在一个全息投影的平板电脑上勾着晨间任务清单。夜雨打开驾驶座的车门，冲他微笑着打招呼：“早呀，安德烈斯。”

“早，你还好吗？”他问。

“我挺好的。你呢？”

“我今天感觉很好。”安德烈斯表示。

“是嘛？为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我昨晚睡得比较好，嗯……哦，而且你今天跟我一起。”安德烈斯答道。夜雨看向别处，翻了个白眼，脸颊却还是情不自禁地染上了一抹红晕。

“你好恶俗哦。”夜雨答道。

安德烈斯嫌恶地眯起了眼睛，咯咯笑道：“恶心。”随后他换上了一副严肃的腔调对夜雨说：“前两周是我目前为止最成功的班次，你现在应该可以晋升成护理员了。”

“谢谢你，安德烈斯。”

“我前两个搭档总是不知道干什么，要么就总是请假，以前这工作真是太难做了。我也不能怪他们，但你知道你该干什么，你也不畏惧承担责任。大部分急救员都指望着技术员或者护理员去干所有的

重活。夜雨，你是我们的领头羊，我能看得出来。”安德烈斯微笑着，轻触平板电脑关机。安德烈斯对夜雨的高评价激发了她的积极性，也让她的心情明朗了不少。安德烈斯把平板电脑滑进了车门上的侧匣里。

“你这人真好。我觉得……我知道你也是走在前列的。”夜雨评价道。

“彼此彼此啦。”

“你就在我旁边。大部分时候你都会冲在前面。大家都不愿意做的事情，你总是愿意去承担。就像现在，你一个人完成了所有晨间清单上的任务。我很感激，真的。”夜雨真诚地说。

“能够为大家减轻负担我很高兴，只要大家都做出了贡献就好。过去的几年里我有过好几个搭档，你知道我从中学到了什么吗？”

“什么？”夜雨问道。

“当一个人站在我们每天走的路线上，你会发现他们真正的立场。如果你知道一个人的立场，你就能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些人会越界，有些……”

“别。”夜雨笑着打断了他。

“你要么是天生的要么是……”

“不是。”

“你能不能别这样？”安德烈斯轻笑着哀求道。

“不能，该走了。”夜雨指了指仪表盘上的电子钟。钟上的背景灯从绿色变成了红色。同时，急救频道被开启，接听救援电话。夜雨发动了救护车，开出了急诊部楼前的停车场，驶过一辆需要由他们接替的救护车。这辆救护车有着很明显的损坏，车内的飞鸟和玛特看起来筋疲力尽。

“他们看起来不太好唉。”夜雨说道。

“确实。玛特开了还没两周就把车撞成这样。我听说他们昨晚救助了一些公路赛车造成的伤员。”

“嗯，我早上在新闻里看到了，肯定很不容易。”夜雨说着，一边驶出了停车场。安德烈斯说道：“开工咯！”夜雨翻了个白眼，忍俊不禁。急

救频道还在播报着各种伤情，安德烈斯不由得说：“你来决定吧。”夜雨点点头，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路上。安德烈斯探向仪表盘，打开了鸣笛。

夜雨停车后，安德烈斯下车从车侧抓了一个担架，开始了新一周的工作。

有些紧急电话二十分钟就可以处理好，有些根据伤情，路况和距离，要耗费几个小时。很多都只是皮外伤，有些则是致命伤。他们只能尽力处理伤口，然后把伤者送往医院。路况拥堵，有时候伤者会死在赶往医院的途中。路上交通事故频发，夜雨只好驾驶着笨拙的救护车尽力绕过民用车。每一趟往返都很曲折，每次都会出现新的情况，同时还要在拥挤的车流中安全驾驶。安德烈斯总会试着调节紧张的气氛。他跟夜雨一样钟爱黑色幽默，所以当他认真起来的时候便显得分外特别。夜雨对他截然不同的两面已经很了解了。

警笛长鸣，夜雨超速行驶赶往下一个急救点。副驾驶座上的安德烈斯说道：“如果想在这么压抑的领域站住脚，就要学会看淡一切，调整好情绪。”

夜雨点点头。她明白安德烈斯的意思，同时也觉得他所说的话十分深刻。她缓缓减速，穿过一个亮着红灯的交叉路口。

“我就是这样防止我自己——注意右边！”安德烈斯打断了自己，指着一个开着小电力车的老太太。

“我看到她了。”夜雨稍稍向左偏斜了一点，避开了老太太的车。

没有任务的时候，安德烈斯和夜雨便开车在指派的区域里兜风一起探索这座城市，轮流选车载音乐，午饭时尝试新的菜肴。有时候，他们会找地方停车，在车里一边听音乐一边上网，有时还会在救护车的电脑监控屏上看电影。急救电话总会毫无预兆地打断他们的休憩。总体来说，他们的工作活跃度不高，大部分的电话都是误报。但有些时候即使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急救员来说也十分艰难。安德烈斯的陪伴，支持和关注让夜雨能够坚持每天来上班，让她感到更加安心。她其实心底很期望自己能给安德烈斯留下一个好印象。对她来说，安德烈斯不仅仅只是一个同事，他已经逐渐成为了她最好的

朋友。这也常常让夜雨感到有些困扰，因为她知道，跟安德烈斯太过亲密的话，她的感情便不再单纯。

夜雨把车停在了急诊楼前。已经是深夜了，两人谁也不说话，静静地写着工作报告。

安德烈斯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夜雨身上：“夜雨，你还好吗？”

“我可以，你呢？”夜雨一边写着报告一边轻声答道。报告完成后，她抬起头来，与安德烈斯四目相对。她的下唇微微颤抖，努力保持着一本正经的表情。安德烈斯靠近了她，伸开手臂，强颜欢笑地安慰她。夜雨扑进了他怀里，泪如雨下。她不停抹着眼泪，深呼吸抑制住决堤的情绪。

“对不起，”夜雨喃喃道，放开了安德烈斯，“好像每当有不好的伤心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才会想到去拥抱你，我希望以后我们拥抱的时候是因为有好事发生。”

“没关系的，真的。我……我有时候也会控制不住情绪的，”他坦言道，“我相信每一个有人性的人都是这样的。”

“我从来没看见你哭过，一次都没有。”夜雨回想道。

“我不需要证明我自己。”安德烈斯断言道。

“你不需要。我只是从来没看见过。似乎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情绪崩溃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世间悲伤的事情那么多，足够装满每一个人的杯子。但是问题是没有人愿意煞费苦心让自己的杯子保持空着。任由负面情绪扩散似乎更容易。”

“你是在用杯子比喻我们的心吗？我们内心的各种情绪和感情？”

安德烈斯点点头，继续解释道：“什么也不在乎，半途而废，总是很容易。当你足够在乎的时候，你的杯子会溢出，你自己也会忍不住流泪。”

“我知道你是在乎的。所以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夜雨问道。

“每个人都会选择自己情绪崩溃的时间。但有时候，情绪会突然爆发，不论你愿不愿意。”安德烈斯转过脸去，看向远方。夜雨被他的话深深触动。

“这一切对我来说都还很陌生。我希望时间可以治愈一切。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没有足够长的时间让我忘记。”夜雨提及道。

“不论是好是坏，难忘的瞬间总会在记忆中留下印记。”安德烈斯不安地说。他悲伤的语调让夜雨看向了他。他依旧偏过脸去望着远方。

“是什么在一直支撑着你？”

“我们在救人。我们把人们从黑暗的瞬间拯救出来，让他们得以在光明中继续生活。”安德烈斯答道。

静默了几秒钟后，夜雨评价道：“你很伟大。”

“等我有了更多做护理员的经验以后，我想成为一名护理员导师。但首先，我想先积累经验，同时帮助教导那些新晋护理员。也许我可以帮助他们把这份工作做得更好。”

“我知道你一定能做得很好的。”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安德烈斯笑着望向夜雨，一滴泪珠滑下了他的脸颊。他微笑着，暗暗期许着夜雨的夸赞。夜雨很清楚他的想法，也笑了起来。

“你让我不仅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而且……我知道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能做更好的自己。”夜雨说道。

听了夜雨的回答，安德烈斯点了点头，目视前方。他思考着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如果对你来说有意义的话，我想告诉你，在积累经验的过程中，我只想要大湖夜雨在我身边，和我同舟共济。”

夜雨的脸颊情不自禁地泛起了红晕。她看向了一边：“嗯。”

“嗯？”

“你说的那些话，”她答道。他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他们一言不发，静静地看着彼此的眼睛。夜雨有些羞涩，看向了别处。她抓起了她的包，说道：“我该走了，天晚了。”

“好……嗯，是不早了，那……晚安啦，夜雨。明天见。”他平静地说。夜雨心里却无法安定下来。她感到格外紧张。

她下了车，对安德烈斯说：“谢谢你。晚安，安德烈斯。”夜雨径直走向她的卡车，把尴尬甩在身后。安德烈斯目送着她离开，随后深吸一口气，继续敲着工作报告。

\*\*\*

女更衣室的门打开了。宝子走进了学校的体育馆。她看到了珍妮弗。珍妮弗正跟其他几个女生说笑着走出体育馆。她是个漂亮的白人女生，金发碧眼，自信张扬。不一会儿，宝子看到以利沙正在她身后追逐着珍妮弗。宝子立即摘下了眼镜，快步追上了以利沙。

宝子与以利沙并肩走着：“嘿，你好吗以利沙？”

宝子的突然出现让以利沙吓了一跳。他放慢了脚步答道：“嘿……我有点腿酸。我昨天晚上去健身了。”

“嗯嗯，你今天体育课上表现得真不错。”

“谢谢。”宝子想了想该怎么继续与他搭话。他们走出了体育馆，进入了一个拥挤的走廊。

“那你一般怎么恢复呢？”宝子问道。

“吃蛋白粉，健康饮食。”以利沙答道。

“那不会很贵吗？”

“健康是没办法用钱去衡量的。”他说。

当然可以了。宝子想道。但她没有说出口，转而问了他另一个问题：“嗯……你今晚有什么计划吗？”

“休息。”

“嗯，恢复体力……挺好。”宝子翻了个白眼。

“我在想，也许——”

“好了宝子，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以利沙说完便一路小跑着追上了珍妮弗。宝子失望至极。

我本来是想约他出去的，他也太敷衍了。她心想。她生硬地向另一个方向走去，不小心撞上了迎面走来的几个学生，手中的平板电脑不慎滑落，啪的一声摔在了地上。周围的学生小声议论着，发出幸



灾乐祸的笑声。宝子跪在地上捡起平板电脑。电脑屏幕上分布着几条长长的裂痕。她叹了口气，站起身来，愤愤不平地继续走着。

宝子一边走着一边试着打开平板电脑。电脑开机了，一条珍妮弗发来的信息在开裂的屏幕上蹦了出来：“不好意思，我今晚不能跟你们一起出去玩了，我有别的计划。”宝子气得一脸茫然。

\*\*\*

宝子被挤在天车里，一脸悲伤地看着脚下。她注意到站在旁边的几个少年正在手机上观看一场公路赛车。

其中一个少年扬言道：“就算是神也没机会赢。”

另一个少年说道：“一个公路赛车手的平均寿命是三场比赛，直到……”

宝子的腕表震动了一下。她缓过神来，满心希望是珍妮弗或者以利沙发来的消息。结果只是家发来询问明天晚上见面时间的消息。宝子没有立马回复。她看向了窗外，望着向后退去的城市，心里想着，她真的很喜欢家，但是如果只有家一个人，好像又不太满足。那怎样才能满足呢？她毫无头绪地问自己。可能我还没有遇见他吧，她想。这座城市中这么多人，她却无法找到一个人能够填补她心里的空缺与空虚。

\*\*\*

救护车停在了急诊楼门口。安德烈斯和夜雨正在写着工作报告。

“又是一天过去了。”安德烈斯说。夜雨一声不吭，摇了摇头望向了别处。

“夜雨，这不是你的错，我们已经尽力了，没人能救得了她。”安德烈斯悄声说道。

“我不是因为那个生气。”

“你在生气？”

“我气的是她为什么会死。她是被那些公路车手害死的。”

“我知道，这种事情在市区里发生我也很震惊。我听说他们把赛车切换成自动驾驶，然后拿高科技的武器互相攻击。”

“其实就是车型坦克，在我们的家园里肆意横行，兴风作浪，”夜雨懊恼地说着，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肯定要有出面干预的。”

“现在看来他们好像已经势不可挡了。”

“不管什么事都可以停止或开始。”夜雨断言道。

“他们要给警局多一点拨款，给警车也配备同样的武器，他们……”

“他们有一些外部的武器，但远没有那些车手的那么厉害。至少他们现在已经配置了车头叉。要我说的话，就是……普通民众的伤亡越来越多了。”

安德烈斯轻笑着说：“你今晚准备干什么？”

夜雨耸了耸肩答道：“跟家人一起吃晚饭。”

“好，如果你晚饭后还想出去的话，高，智旻，还有克里斯托弗今晚去安东尼家玩。我，额，也会去。”

“人好多啊，”夜雨突然感到一阵焦虑，“我看我还是……”

“哎呀，你从来不出来玩！你上次出来是什么时候？圣诞聚会？”

夜雨叹了口气，笑着答道：“我看情况吧。我答应我妹妹晚饭后会陪她，所以……”

“好吧，我就告诉你一声。”

“谢谢你邀请我。”夜雨说。

“你想来的话随时可以过来。”

“好，报告完成了？”

“嗯嗯，全都写完了。”安德烈斯说。

“你最棒了。”

“那是因为我总是尽我所能做到最好，也正因为如此，我喜欢跟最好的人共事，因为他们也会竭尽全力做到最好。”安德烈斯有些激动地说着。

夜雨听了，不禁羞涩地笑了起来，目光转向了别处，问道：“是什么样的？”然后，她望向安德烈斯，魅惑地说道，“和最好的人共事？”

夜雨性感的语调让安德烈斯有些惊讶，吃力地组织着语言。夜雨努力抑制着即将决堤的笑意，最终哈哈大笑起来。

“随便你现在怎么笑，但笑完以后要好好救人，”夜雨看出来安德烈斯是认真的，“你问我跟最好的人共事是什么样的……感觉就像终于得到了你一直想要的东西一样。”

夜雨静默地看着他的眼睛。安德烈斯微笑着看向了前方：“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夜雨，如果你今晚不能出来也没关系，周一见。”他下了救护车，向自己的车走去。夜雨望着他的背影，思考着安德烈斯给她的生活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

\*\*\*

深夜，下了一天雨的公路潮湿泥泞。雨停了，通往市区的高速路上车流拥堵。骑士以130公里的时速，轻车熟路地绕过了拥堵地段。潮湿的路面没有那么大的摩擦力，她时而打滑，借此练习在湿滑地面的骑行。目前为止，在她管辖的区域内没有接到急救电话。

“10公里开外探测到巡查机。”骑士报告道。她随即减速到了120。

骑士保持在高速路的紧急停车道上行驶，绕过三条塞车的车道，跨过一片绿化带，跃上了一个岔口，来到了一个亮着红灯的交叉路口。她缓缓滑行，停了下来。绿灯亮起的一刹那，她又飞速在车流间穿梭，赶往市中心。

“鸟羽公园附近，宫古河桥上有追尾事件。需要立即紧急调度。”紧急频道播报了一则紧急事件。

“事发地点距离不远：西北方向500米处。”骑士说道。她向左转，骑上了人行道，敏捷地避过行人，闪进了一个小巷里。她在十字路口处慢慢减速，防止与过街的车流和行人相撞。

“可以继续行驶。”骑士说道。她随即驶进了相连的另一条小巷里。

“正在接近，距离事发地四个街区。”骑士汇报。她穿出了巷道，重新回到大路上。前方三辆车在宫古河桥的入口处追尾，一辆大货

车，一辆轿车，还有一辆烧起来的拖车。从事故现场来看，她一眼便明白了事发原因。

拖车想要向左转下桥，轿车同时从反方向开过来。拖车以为距离和时间都足够，便没等轿车开过就左转弯，与轿车迎头相撞。跟在轿车后面的货车想变道，但车底打滑撞上了轿车的车尾，侧翻砸在了桥边的水泥墙上。

很多人聚集在桥边的人行道上，用手机录制拍摄事故现场。没有人实施救援，情况不容乐观，很可能车内的所有人都还困在车里或是已在车祸中丧命。

大部分车辆都被事故堵在了路上，另一些车绕过事故现场继续行驶。只有一辆车停在了那辆轿车旁边，下来了一名女性试着打开轿车的后座车门。拖车内的人已经被火烧死。骑士缓缓滑行着停了下来，下车奔向了那辆货车。侧翻的货车内，一个男性司机一动不动地卧在驾驶室里。大量的血液喷射在挡风玻璃上。他很可能受到了致命的一击。车身翻倒在了驾驶座那一侧，把他困在车内。即使骑士从副驾驶座成功爬进了车内，她也无法仅凭一己之力把他拎出来。

“先生！先生，你能听到我说话吗？”骑士呼喊道。货车内的男人没有回应。

“来人呀！这边！救救他们吧！”那个试着打开车门的女人喊道，“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被困在车里！”

骑士犹豫了一番，想着到底是救货车里失去意识的男人还是回应那个女人的呼救。她自己一个人没办法救助这个男人，于是她便跑向了那辆轿车。到了跟前，她发现一家人都被困在撞毁的车里，每个人都不动弹，父母已经在车祸中痛苦地死去了。

“你是……你是骑士。”那个女人难以置信地说道。她的名字叫秋，二十出头的年纪，穿着一身办公制服，此时正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前座父母的惨烈遗体已经被撞得没有人样了。骑士惊讶不已。她把注意力转向了轿车后座，看到了两个一动不动的孩子。那个小女孩已经去世了。那个名叫次郎的小男孩系着安全带，身上只有轻微的擦伤。他浅浅地呼吸着，已经失去了意识。

“我开不了车门，我……我不行。”秋战栗着说。眼前的惨象让她惊恐万分。

“没事的，你已经尽力了。”骑士把手从破裂的驾驶座车窗伸进去，试着从里面打开后座车门。她的手臂触到了次郎母亲的遗体，本就残破不堪的遗体变得更加惨人。她的内脏洒满了车内的地面，面孔被撞得凹陷了下去。骑士心惊胆战地移开目光，从里面打开了驾驶座的车门。随后，她又快速打开了后座车门，越过那个看起来不到十岁的小女孩的遗体去解救次郎。秋别过脸去，无法忍受眼前这一家人惨死的景象。那个小女孩似乎是被扯出了安全带，像一个无助的布偶般被扔在了车内。骑士用刀割断了次郎的安全带，把他从车里抱了出来。秋跟在她身后，没有注意到次郎的脚上滴下的一长串血迹。

“我已经叫了救护车，大概是十五分钟之前。等等……他可能脖子或者背部都有受伤，我们是不是不该随便挪动他？”

“保命要紧。那辆车随时都有可能爆炸。骑士，放担架！”她命令道，随后蹲下，轻柔地把次郎放在地上，并迅速布置好了担架。

“我数三下。”骑士指示道。

在秋的帮助下，他们小心地把次郎放上了担架厢。骑士从身前的护甲里取出一个专门用在四肢上的凝血泵。她把它绑在次郎的小腿上，给伤口封口。她卷起了他的裤腿，发现了一处骨折。他的小腿骨已经戳出了皮肤。骑士为他注射了一剂吗啡，把断骨掰回了原来的位置。次郎依旧没有意识，丝毫没有动弹。骑士打开了凝血泵绑在他腿上，然后用绿色激光笔进一步止血。伤口处的流血量明显减少了很多。

“我叫秋。”秋愣了一秒，等着骑士介绍自己，但马上意识到对方就是骑士。骑士没有回答。秋笑着点了点头。

“他脉搏很弱，没有血色，呼吸也很微弱。头部应该有受伤，脑震荡是肯定有的。他还是没有恢复意识，我已经给他的腿骨复位了，但如果不快点送去治疗的话可能整条小腿就废掉了，也有可能失血而死。”

“好，”秋答道，“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血已经差不多止住了，但他的小腿可能已经保不住了。”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骑士？”秋再一次不安地问道。

“马上送他去医院。”骑士严厉地答道。秋站起身来，惊诧地注视着骑士迅捷地把次郎固定在担架厢上。“谢谢你，秋。”骑士向她道谢，随后便加速向前驶去。秋踌躇着想要说些什么，但骑士已经离开了。她震惊地站在原地，望着骑士加速离去。很多围观的人拍下了整个事件。

距离医院一个街区时，拖着担架厢的骑士放慢了速度，寻找医院停车场的入口。到达医院急诊室门口后，她缓缓停车，把次郎从担架厢上解下来。两个护士已经准备好了担架床等在了那里。

刺耳的警笛自路对面响起。几辆警车突然出现，径直向骑士驶去。警车内配备的无人机也朝她抄了过去。没有时间再耽搁了，她无奈抛掉了担架厢，速度加满驶离了医院停车场。正当她离开时，两个护士对次郎实施了救援。

五辆警车和无人机紧咬着骑士。前方，民用车都在给警车让道。骑士向右转上了人行道，与警车拉开距离。

警车很快便追上了她，在她右侧宣告道：“骑士，请你立马停车。这是最后通牒，否则我们就要开火了。”

“开火？周围还有普通市民呐！”骑士气氛地嚷道。

前方是一个被栅栏围着的学校操场。骑士的车刚好能够通过栅栏，驶向栏内的棒球场。警车却都被拦在了栅栏外。无人机还在追着骑士。她越过了整个棒球场，进入了边缘的跑道，不断加速，尽力与无人机拉开距离。

穿出了学校停车场，回到公路上时，骑士差点撞上了一个遛狗的行人。她一个急转避开了。警车被车流堵住了去路，仍旧在学校操场边缘徘徊。骑士转向驶进了一个庭院里，与诸多行人擦身而过，向一个商场驶去。被困在人流中的警车已经落后很远了。无人机却还在头顶盘旋，摄像头定位在了骑士身上。骑士减速到了行走速度，绕过无数行人。与此同时，人们对她怒目而视，不停咒骂着。骑士渐行渐缓，刚好穿过商场的自动门。

进入商场后，商场内的安保巡查机立马开始追踪她。商场里的人们看到飞速行驶的骑士都惊奇不已。有些人甚至尖声惊叫起来。骑士已经处于劣势，她抬起前轮行驶了五十米也没能拉开距离。

干脆放手一搏吧。她心想。

她顺着指示牌骑进了美食广场，尽量与行人和巡查机保持安全距离。她冲向一条台阶，腾空了几米。正当她侧身漂移时，一家四口人挡住了她的去路。为了不撞到他们，骑士紧握着车把，倾倒了机车在地面上滑行。她的机车护甲在商场的瓷砖地上擦出了火星。机车停下后，她立马翻身上车，继续在人群中穿行。

到了美食广场后，她闪避着行人骑到了一家中餐馆附近。她的机车刚好能够通过餐馆的前门。她闪进了餐馆里，甩掉了巡查机。餐馆里的人们惊叫起来。她挤进了厨房，用脚尖支撑着车身保持直立，尽量避免与任何物品相撞。一个年轻厨师端着几壶沸水，战战兢兢地望着疾行的骑士。

“把后门打开！”骑士命令道。那个厨师毫不犹豫地扑过去敞开了后门。骑士短暂地抬起了前轮，冲出了厨房。当她经过后门口时，那个厨师叫道：“谢谢你，骑士！”

从中餐馆的后门出去后，骑士奔向了商场背后的巷道，加速骑上公路。无人机在商场的楼顶上盘旋，向商场另一侧行进。警车也已经赶到，环行在商场周围。

拥挤的车流中，骑士看到了一辆拖着六辆新车的运输拖车。她拼尽全力向拖车驶去，不一会儿便追上了它。她用一只手抓住拖车，同行大概四分之一一个街区。

一家人驾驶着一辆小面包车跟在后面，都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骑士稳住机车，同时爬上了拖车，呻吟着用一只手举起了沉重的机车，把它拖上了拖车。拖车是无人驾驶的，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

在商场的另一侧，巡查机不停监察着这片区域。警车轰鸣着在商场前停下。骑士已经不知去向，此次追捕便不了了之了。

在城市的另一边，骑士已经在拖车上搭载了一个小时。她躺在一辆车的车前盖上休息。在下一个红灯处，她迅速起身把机车扔下了

拖车。机车翻倒在地，摔碎了一侧的后视镜。

“妈的——”骑士骂道，跳下了拖车。身后的车辆被她堵住，不断鸣笛。她快速跨坐上了机车驶出了车道。骑士重新连接上了，报告道：“正在处理急救电话数据库。”

“剩余电量？”

“百分之七十。”骑士报告道。

她加速驶离了公路，绕过车流，骑上了一条小路，消失在一个黑漆漆的满是流浪汉帐篷的公园里。